

長河大道

近日，「長河大道——黃河文化主題美術作品展巡展（四川站）」在四川美術館開展。本次展覽集中展示黃河文化主題美術創作、特邀當代名家作品以及相關美術機構收藏的經典作品近一百五十件。

圖為參觀者觀看中國畫作品《奔騰不息》。

中新社



市井萬象

蒲扇之趣

最早對蒲扇的記憶，是祖母給我的。



人生在線 劉世河

「月姑娘、亮堂堂，一照照到光腚上，乖孩子、睡覺覺，快呀快呀入夢鄉……」兒時夏天的許多個晚上，於院子裏那棵老槐樹下，祖母就是哼着這支歌謠哄我入睡。記得那時候鄉下蚊子特多，怕我被咬，祖母就用一把蒲扇不停地扇，卻還是會有狡獪的幾隻乘虛而入，落在祖母裸露的小腿上。祖母一隻手拍蚊子，另一隻手裏的蒲扇並未曾停下，就這樣左右開弓地「呼呼」搖着，直到我漸入夢鄉。

祖母的那把蒲扇已經用了好久，尤其扇柄，已磨得光滑如鏡，棱角全無，但扇面依然平平展展，四周用花布條包着邊，很精緻，一如奶奶腦後那個圓圓的髮髻，永遠都盤得那麼整齊，且一塵不染。

但彼時也不是所有人的蒲扇都那麼精緻，比如父親的那把就是典型的「濟公扇」。村子裏好多男人幾乎都是那樣的扇子，只是破損的程度各異。大概是男人手勁大，搖得猛，蒲扇不堪重負而至。不過，破扇子也自有它的好處，一是因為漏風，拍蚊子蒼蠅，擊中率更高，其次便是在院子裏用

快壺燒水時，扇風催火專用。而且直到今天，這個「功能」也依然在夏夜路邊燒烤師傅手上發揮着作用。肉串在炭火上發出「滋滋啦啦」的聲音，伴隨着一把破蒲扇「嘩嘩嘩」的風響，以及食客們頻頻碰杯的「啪啪」聲和肆無忌憚的吃相，好一派人間煙火氣。

「自攜竹椅上禾場，蒲扇輕衫納晚涼。談笑不知風露重，柳篩月影盪西牆。」兒時記憶裏，還有一個場景委實難忘。那時候，人們吃過晚飯後大都會不約而同地聚集在村口處的那個大場院裏納涼。人人必帶兩種物件，一是馬扎或草墊，另一個便是一把蒲扇了。大家隨意而坐，拉家常、扯閒篇也好，吹牛皮、抬閘杠也罷，都不會太大聲，生怕驚擾了天公所賜的那絲涼意，但各自手裏的蒲扇卻不曾閉着，尤其月光好的晚上，只見白花一片，「呼啦啦」地搖動着，蔚為壯觀。

彼時蒲扇的用途並非僅是扇風納涼，白天也可以擋一擋下火般的日頭，甚至還是有些男人出門必備的行頭。有的乾脆將其別在后腰，或者插脖領上，成了小村特有的一道風景。

風景中最靚的一筆非奎爺莫屬。奎爺早年在城裏的大酒樓當過賬房先生，識文斷字且天生一副道風仙骨的模样。如果說對蒲扇

最早的記憶來自祖母，那真正認識乃至喜歡上蒲扇則無疑就是拜奎爺所賜了。

奎爺說：「蒲扇，又稱葵扇，由蒲葵葉編製而成。你看，『蒲』字，有草有水，所以自然就生出了『習習』涼風。」

奎爺用的蒲扇自是與眾不同。除了平展、包邊，還自書一聯在扇面上：「輕搖風便至，悠悠入瑤池。」彼時年幼，尚一知半解，如今人到中年再憶起，方曉其妙。奎爺當年對「蒲扇」兩字的解讀，其實已到了「蕉下不生暑，坐生千古心」的境界，而自書妙聯於扇面的意趣，又與宋初隱居西湖孤山的詩僧釋智圓頗似。釋智圓在西湖邊搖扇納涼時，曾悟道：「湖波冷淡絕塵塵，滿目云山是四鄰。一徑草深人不到，竹床蒲扇養天真。」

一個是「入瑤池」，一個是「養天真」，皆可謂深得蒲扇之趣也！

跨界之《無極》

疫下兩年多，人們已漸漸習慣了「新常態」，線上會議、線上觀展甚至線上婚禮，都不再是新鮮事，甚至連大型舞台作品的創作和排演，都可以借助Zoom線上會議來推動及實現。

香港藝術節策劃並即將於八月二十五至二十七日演出的《無極》(Colossus)，便是一例。

《無極》是活躍在當代舞壇的澳洲知名編舞家史蒂芬妮·雷克(Stephanie Lake)的代表作，二〇一八年在墨爾本首演後頗受好評，此後曾在悉尼和巴黎等不同城市巡演。今次，香港藝術節委約雷克與香港演藝學院一眾舞者合作編演此獲獎舞作，並非簡單將既有作品搬演至香港舞台，而是在已有版本的基礎上，根據香港舞者的特色風格乃至香港這座城市的獨有魅力，再作編排，共同打造「屬於香港的《無極》」。

有別於香港藝術節今年初推展的一系列線上演出，今次《無極》將以線下演出的形式呈現，而演出前從構思到排練的整個過程，卻幾乎都是在線上完成的。對於參與演出的香港演藝學院近六十位年輕舞者乃至經驗豐富的編舞家本人，



黛西札記 李夢

都可謂一次不乏挑戰的嘗試。處理時差，令到數十位舞者同聚在Zoom會議室中，在線參觀演出空間並遙距指揮排練……兩年來，編舞家與這些香港舞者從未謀面，卻能夠彼此熟悉並共同創作，這既要

歸功於科技的力量，也是藝術在疫情下展示創意和凝聚力的絕佳案例。

讓《無極》編創者引以為豪的是這作品的「跨界」屬性，所謂「跨界」，一則在於編創者與演出者跨越地理界限而共同思考及創作，另外也在於舞者的多元化令到作品在不同藝術媒介和領域中往來遊走。參與演出的數十位舞者，來自中國舞、芭蕾舞和現代舞等不同舞蹈學科範疇，藉由此作品得以互動交流，不局限於既有程式，而是在更廣闊、更鼓勵創新的情境中探討及合作，對於年輕一代的舞者，不失為擴闊視野的有益嘗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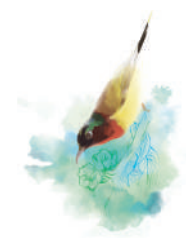
疫情無阻全球化，而是為全球化與在地化之間的關係帶來全新的可能。而《無極》中對於個體與群體關係的探討，對於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環境關係的描摹，乃至對於形而上之美醜善惡的反思，亦是疫下藝術創作者常談常新的話題。



▲《無極》劇照。

香港藝術節供圖

發現蠍子王國的「蠍文」



聞話煙雨 白頭翁

夕陽把埃及尼羅河塗上了一層耀眼的金光，非洲夏日的干風把揚起的沙粒吹向太陽，在尼羅河上撒下了一道琥珀色的薄紗，德國考古學家岡特·德賴爾和他的助手無心欣賞這尼羅河上壯麗的美景，他們正專心致志地發掘可能是公元前四十四世紀的古老王國的古墓。

這是一處距離埃及首都開羅以南近五百公里的古墓葬，很長時間這位德國專家都叫不上它的名字，河比多斯。用中國古老的堪輿術目測，此墓風水不錯，北有海，南有山，西有河，東有沙，這裏真有六千多年前的王國？誰能證明古埃及這個公元前四十四世紀的王朝存在？

一八九八年，在上埃及的希拉孔波利斯發掘出來的古埃及文明時期的文物，其中有一塊雕刻着十分清晰，非常生動人物的泥石板，讓世界都感到震驚。那是一塊叫「納爾邁小石板」的雕刻藝術品，上面有一個頭

戴王冠的頭像，頭像上有一隻揚起彎鉤尾巴的威武蠍子。據說古埃及時，有一位國王曾經統一了古埃及，這位國王之名為蠍子，就是「納爾邁小石板」上的那隻蠍子，他的王國也被稱之為「蠍子王國」，他們崇拜蠍子，因為他是塞爾奈特女神的化身，蠍子被許多法老視之為保護神，有蠍子女神的幫助才會無往而不利。

古埃及分兩部分，長期互相對峙，上埃及稱之為白埃及，下埃及為紅埃及，據說最早尼羅河並不是清尼羅河、濁尼羅河，而是紅尼羅河、白尼羅河。蠍子王國統一古埃及後，以蠍子加冕的王冠就是一半紅、一半白，象徵雙冠王，統一的王，蠍子王。

蠍子王陵的發掘已接近尾聲了，似乎再也找不出能證明蠍子王朝存在的更有力的證據。那像非洲大草原雄獅眼睛的是一片象牙打磨的薄片，在尼羅河的落日中顯得格外圓潤細嫩，悠久的歲月，使這種非洲象牙變

成琥珀色，光澤格外靚和滋潤。

一片又一片，一共出土了整整一百五十多片，大小形狀都極像中國明朝出入宮中使用的腰牌，當然要稍微小一些，薄一些，可貴的是它不是正方形的，而是有一個小把，彷彿是中國蒲扇的扇把，在扇把的根部鑲有一個小孔。經科學家考證，那是繫繩的鑽孔，它繫上繩，可以把象牙牌繫在物體甚至掛在人的胸前、腕上、腰間。

在岡特·德賴爾的德國考古團隊發現這些象牙片之前，似有定論，人類最早的文字出現在美索不達米亞，應屬於兩河文化，在伊拉克、敘利亞一帶。但科學家最終認為古埃及蠍子王國的文字是獨立於美索不達米亞的，是在非洲獨立發明的，它比曾在古埃及流行的楔形文字還要早，還要成熟，還要完善。破譯的蠍子王國的象牙板文字，有的是法律，有的是標明物體的產權歸屬，有的是說明身份的標誌。可以想像，當時蠍子王

國的文明程度。

當蠍子王國統一了被割裂為白紅兩個王朝的國家以後，幅員的擴大，疆界的延伸，民衆的增加，國家需要有效的治理，猶如古老東方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的帝國，它需要全國統一的文字；也正像西夏王朝的建立，它從建國治國出發，自己創造了西夏文字；蠍子王國既可能對過去白紅兩國存留的文字進行統一和完善，也可能像西夏王朝一樣，獨立創造「蠍文」。

遼遠的東方出了位黃帝，黃帝手下有位史官稱倉頡，是倉頡發明了華夏最早的文字，在他的老家還為倉頡造了一個很高很大的墓塚，東西兩門有幅對聯寫得精彩：「畫卦再開文字祖，結繩新創鳥蟲書。」胡適先生笑言那不過是神話故事，古老的中國和古老的希臘一樣，會造神，神會創造一切。

(《偉大的發現》之一)

傳奇姐妹



英倫漫話 江恒

今年英國國寶級女作家簡·奧斯汀逝世二百〇五周年，各地書迷們舉辦了不同形式的紀念活動，這位被印上十英鎊紙幣、號稱「無論你多麼

疲倦不堪，都會沉醉在她的小說裏」的女性，何以散發如此迷人的魅力？

在英國人眼中，她有着一些不被時間長河所淹沒的特質。比如，她長得討人喜愛，雖然未及電影《珍奧斯汀少女日記》中女主角安妮·海瑟薇那樣風華絕代，但「有着圓潤的豐滿的兩頰，勻稱的小嘴和鼻子，淡褐色明亮的眼睛，一頭天然的棕色髮髻」，絕對符合英國大眾審美。再比如，她具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幽默，從保存的原始書信來看，幾乎每封都妙語連珠，辛辣刻薄中透着談諧情趣，對極了英國人的胃口。

當然還有她那些流傳後世、膾炙人口的經典作品，正如許多文學評論家所說，她寫得書很難斷定哪一部最好，因為它們全都是上乘之作，而且每一部作品都有其忠實的，甚至狂熱的讚賞者。有人認為《曼斯菲爾德莊園》是她的登峰造極之作，也有人認為《勸導》是她最成熟的精品，據說英國作家迪斯雷利對《傲慢與偏見》喜愛到把它讀了十七遍。尤為重要的是，她作為英國女性作家的一面旗幟，激勵了一代又一代女性投身寫作，以至於英國文壇有一種說法：沒有她的《傲慢與偏見》，便不會有海倫·菲爾丁的《BJ單身日記》，甚至也不會有J.K.羅琳的《哈利波特》。

儘管人們對簡·奧斯汀的小說讚賞有加，但也並非毫無爭議，比如她經歷了歷史上一些轟轟烈烈的宏大事件，如英國工業革命和人文災難等，但她卻超然物外，在小說裏鮮有提及。這或許是由於當時女性談論政治仍屬禁忌，但從她的書信經常成為小說靈感來源上看，她顯然更沉醉於身邊的世界。如同《簡·奧斯汀傳》中說的，「只要稍加想像，就能了解奧斯

汀小姐於那漫長而寧靜的歲月裏，在鄉間過着一種怎樣的生活。」我曾拜訪過位於巴斯和漢普郡的簡·奧斯汀故居，那裏恬靜怡人，遠離塵囂，家人的陪伴和所見所聞，給了她諸多思考和感悟，就像她筆下《勸導》中的主人公安妮，經常談論自然之美，並描述這種美引發的沉鬱，在以往習慣談論春天的地方談論秋天，簡·奧斯汀的那份敏銳細膩和多愁善感正是來自於此。

由於簡·奧斯汀終生未婚，她與姐姐卡珊德拉的交往，差不多佔據了她大部分的感情世界。英國作家毛姆在《巨匠與傑作》中提到，今天存留下來的簡·奧斯汀大多數信件都是寫給姐姐的，生活中兩人形影不離，姐姐是簡的精神支柱，也是她事業上的重要幫手。比如，簡有着一種從來不需要加以控制的脾氣，但姐姐更沉穩，能很好地掌握自己的情緒，這對商談小說出版大有裨益。直至簡去世，卡珊德拉仍協助出版了《勸導》和《諾桑覺寺》，並創造了不俗的銷量。就連如今流傳最廣的簡·奧斯汀肖像，也是出自卡珊

德拉之手。

無獨有偶，被譽為二十世紀女性主義先鋒的英國女作家伍爾芙，與姐姐凡妮莎也有着同樣的情感。巧合的是，寫出文學經典《達洛維夫人》(Mrs. Dalloway)，並主張「女人必須有她自己的一點收入及獨立的房間」的伍爾芙也是大名鼎鼎，而凡妮莎卻鮮為人知。但實際上，凡妮莎在繪畫上頗有建樹，她參與了伍爾芙的書籍設計，其創作的《伍爾芙畫像》更被收藏在英國國家美術館。同樣地，兩人互幫互助，並相互成就。在伍爾芙去世後，凡妮莎依舊主理設計了她的《飛蛾之死》、《花崗岩與彩虹》等作品，用自己獨特方式紀念着早逝的伍爾芙。

如果說簡·奧斯汀和伍爾芙兩對姐妹中，姐姐均隱居幕後，那麼英國文壇上的勃朗特三姐妹可算是比翼齊飛，並蒂開放。三人的知名度有多高？以二〇一六年英國廣播公司(BBC)打算拍片紀念夏洛蒂·勃朗特誕辰二百周年為例，當編導薩利·溫萊特得知影片是以夏洛蒂為主時，曾予以婉拒，除非三姐妹一起拍，結果就是我們後來看到好評如潮的電影《隱於書後：勃朗特三姐妹》(To Walk Invisible: The Bronte Sisters)。

勃朗特三姐妹的最大成就，不僅僅是那些留給世人的激情奔湧、幾乎要讓紙張灼燒起來的文字，還有她們對理想的不懈努力和與命運抗爭的決心。在十九世紀男尊女卑的英國，女性遭文壇界天然排斥，她們唯有用中性的筆名發表小說，以「隱於書後」的方式完成夢想。她們互相鼓勵，圍坐在餐桌邊一起寫作，焦急地等待着出版社的回信，在一次次退稿中，終於等來了《艾格妮斯·格雷》、《咆哮山莊》、《簡·愛》等不朽名篇。遺憾的是，她們未等綻放便匆匆凋零，宛如流星，耀眼而短暫。

編導薩利在電影結尾處，特意安排了一個傳神的隱喻，在開滿石楠花的曠野上空，出現了三個太陽的幻日景象，並借夏洛蒂密友之口喊出「那就是你們啊！」在他看來，勃朗特姐妹本就是一個整體，在家鄉一望無際的荒原上熠熠生輝。



▲傳記電影《隱於書後：勃朗特三姐妹》(To Walk Invisible: The Bronte Sisters)好評如潮。劇照

▲傳記電影《隱於書後：勃朗特三姐妹》(To Walk Invisible: The Bronte Sisters)好評如潮。劇照

▲傳記電影《隱於書後：勃朗特三姐妹》(To Walk Invisible: The Bronte Sisters)好評如潮。劇照

▲傳記電影《隱於書後：勃朗特三姐妹》(To Walk Invisible: The Bronte Sisters)好評如潮。劇照

▲傳記電影《隱於書後：勃朗特三姐妹》(To Walk Invisible: The Bronte Sisters)好評如潮。劇照

▲傳記電影《隱於書後：勃朗特三姐妹》(To Walk Invisible: The Bronte Sisters)好評如潮。劇照

▲傳記電影《隱於書後：勃朗特三姐妹》(To Walk Invisible: The Bronte Sisters)好評如潮。劇照

▲傳記電影《隱於書後：勃朗特三姐妹》(To Walk Invisible: The Bronte Sisters)好評如潮。劇照

▲傳記電影《隱於書後：勃朗特三姐妹》(To Walk Invisible: The Bronte Sisters)好評如潮。劇照

▲傳記電影《隱於書後：勃朗特三姐妹》(To Walk Invisible: The Bronte Sisters)好評如潮。劇照

▲傳記電影《隱於書後：勃朗特三姐妹》(To Walk Invisible: The Bronte Sisters)好評如潮。劇照